



芙蓉，是花儿，还是灌木？都不是。

这里的“芙蓉”，是一个底蕴深厚、文脉绵延的钟秀之区。它位于湖南长沙主城区东部，浏阳河从它怀中蜿蜒而过。仲夏时节，氤氲着烟火气的芙蓉，正娓娓讲述心灵的故事……

芙蓉花开正芬芳

纪红建

“莫着急，潘姨！”陈伟轻轻拍着潘铁辉的肩膀说，“姐的手术一定会顺利的。”

“真是让大家操心了。”潘铁辉声音有些微弱，“都已经深夜一点多了，你们辛苦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”

“潘姨，我们必须等到姐做完手术，醒了麻药。”陈伟说。

“有我们在，您就不要担心。”社区的其他两名工作人员握紧了潘铁辉的手。

“可是，这样麻烦你们，真是过意不去……”

“潘姨，您是我们社区的居民，谁家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呀，您家的事，就是社区的事。”陈伟又拍了拍潘铁辉的肩膀。

潘铁辉想要说些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她低下头，拿出纸巾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。

那是2022年元月，一个雨夹雪的夜晚。

陈伟，八〇后，是长沙芙蓉区凌霄社区党委书记。从警校毕业后，他一头扎进社区，一干就是二十年，辗转社区多个岗位，与社区居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六十八岁的潘铁辉，大家喊她潘姨，是长沙一家饮食公司的退休职工，家住凌霄社区。前几年，老伴脑溢血去世，潘姨与女儿相依为命。人生无常，女儿又突遇疾病，需要紧急进行开颅手术。

此刻，坐在手术室外的潘铁辉焦急万分，陈伟的话像一粒定心丸，让她心情平静了些。这几年社区对她家关照的一幕幕，就像电影一样在潘铁辉脑海中播放。

老伴刚刚离开时她无比悲痛，患上了轻度抑郁症。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，轮番到家里来陪伴她、疏导她，让她的心灵得到慰藉，最终帮助她走出了心理阴影。

后来，女儿做生意亏了钱，家庭再度陷入困境，她和女儿变得迷茫。关键时刻，又是陈伟带着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母女俩出主意、想办法，陪着她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

对于陈伟书记，潘铁辉与其他居民一样，充满感激，甚至有点心疼他。

一次，社区对环境进行改造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陈伟生病了，但他连妻子都没敢告诉，晚上一个人偷偷跑到附近的医院打吊针。后来病情加重，陈伟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才向家人吐露实情。

还有一次……

半夜两点半，潘铁辉听见手术室传来好消息：手术成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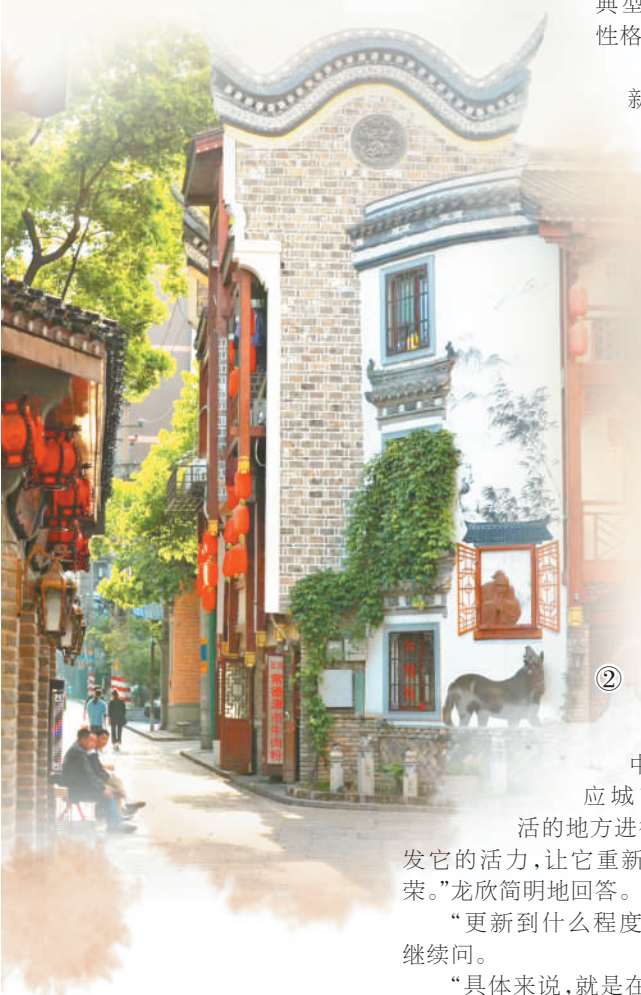
半年后，潘铁辉的女儿身体完全康复，随后又考了幼师资格证、厨师证、营养师证，找到了新工作。母女俩热情地拥抱新生活。

家庭步入正轨，潘铁辉坐不住了，想找点事做。

她是一名有着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年轻时干什么事都冲在前面，是单位里的优秀共产党员；退休后也没闲下来，喜欢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，还获得了市级志愿者证书。

“陈书记，我申请回到志愿服务队。”潘铁辉来到陈伟的办公室，直接明了地说，“现在老年组还缺个组长，我有决心和信心当好这个组长。”

凌霄社区有支志愿服务队，叫“凌聚力”志愿服务队，由社区的热心居民组成。这支队伍不仅协助社区进行矛盾调解、文艺宣传、文明劝导，还参与到了社区环保督查、励志帮扶、食安帮查、治安巡逻等方面的工作中。刚成立时，队里只有十三人，如今发



展到了五十余人，其中不乏退休老人。

对于潘铁辉的申请，陈伟一点都不意外，但考虑到她的家庭情况，他委婉地说：“潘姨，您都快七十了，在社区里组织大家唱歌、跳跳舞就行了。”

潘铁辉脸色一变，认真起来：“书记，你这是嫌我岁数大？”

陈伟一时不知说什么。他知道，在志愿服务队，有不少年龄比潘铁辉还大的老人，积极性与她一样高。

“我是社区一名普通居民，但我也是一名党员，党员干事难道还讲条件？”潘铁辉说，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社区给了最大的帮助，社区就是我娘家。给娘家做事，还有错？”

第二天，潘铁辉以老年组组长的身分，奔走社区居民需要的地方。

爱如春风，融化坚冰。凌霄社区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，是典型的老旧开放式社区，人员构成较为复杂，基础设施普遍陈旧，公共文化与休闲场地缺失……工作千头万绪，关系盘根错节，但有陈伟和社区居民们的勤劳和智慧，一块又一块“坚冰”被



融化，一个又一个角落旧貌换新颜。

此刻，满街的凌霄花正吐露着芬芳，清香怡人，同心广场上，居民们三五成群地惬意游览，畅聊社区的变化……

二

丰泉，长沙芙蓉区一口古井的名字。

这口古井是近二百年前由当地六十户百姓集资兴建的，井旁竖有石碑两块。后因年久失修，古井曾一度被毁。2006年，长沙市政部门在古井原址重新修复，命名“丰泉古井”。临井的社区得名“丰泉古井社区”。

2017年春，古老的街巷洋溢着新风。

“什么是有机更新呀？”有居民不解。

会议上，居民将疑惑的眼神投向时任丰泉古井社区党委书记龙欣。外表文静的龙欣，干起事来风风火火，典型的湘妹子性格。

“有机更新是对街巷

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同时，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，这就是‘有机更新’的目的。”

……

居民动员会上，大家相视而笑，互相点头称赞。

不过，尽管居民基本认同有机更新理念，也都希望留下文化根脉，但要真正落到实处，谈何容易。

单是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，让所有居民都能达成一致意见，就花了不少力气。

“施工改建会不会扰民？”

“我们个人要不要花钱？”

“改造后大概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……

面对居民一系列的疑问，龙欣他们联合街道，联系相关部门答疑解惑，并将改造效果图一一送达居民手中，充分征求居民意见。

问需于民，问计于民。几番沟通协调，居民从一开始的不理解，甚至个别人反对，到慢慢支持建设、主动参与治理。

古建筑的修复，需要精细到近乎苛刻的工艺水平。白果园巷努力复原历史步道，重新拾起一批曾掩埋于街头巷尾的文化碎片，拆下一砖一瓦都予以编号，都尽量使用原部件，替换时选同类旧材，以保存悠长古韵。

这不同于一般的棚改。老民居、老建筑、老风貌、老情怀得留存，居民的安居梦得实现。

第一次上门，项目组就给房子做了个全面“体检”，开出了“药方”：更换楼梯、加盖厕所、修补漏水、改建花园……

但项目组也提出三个要求：拆除违章棚子，施工期间自找住处，改建完自行装修室内。

“政策已经很好了，没理由不配合。”周罗生带头主动腾房。

其他居民二话没说，也纷纷行动起来。

“这次改造不仅让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小区共治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。”丰泉古井社区现任九〇后党委书记唐可，对于社区的这次有机更新深有感触，“留住了文化，就留住了根脉。”

这是芙蓉区的一个缩影。一个又一个温馨的场景，一处又一处迷人的美景，如雨后春笋般在芙蓉区涌现……

漫步丰泉古街巷，古香古色的建筑，悠长的麻石路，开阔的花园，便民的桌椅，市民、游客正享受着下午茶的慢时光。

一边是保存完好、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巷，一边是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建设，许多与老街巷相得益彰的新业态正悄然生长……这一老一新，谱写了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旋律。

三

来到郭天金的特色卤粉店，已近傍晚。街巷里人来人往，卤粉店前更是排起了长队。

郭天金的卤粉店位于芙蓉区走马楼社区青石井巷，那是长沙老城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巷之一，也是一条美食文化街，有一百八十多米长。

郭天金实在忙得抽不开身，女婿王勇前来帮忙。王勇也忙，一边干活，一边抽空与我聊天。

以前的青石井巷是出了名的脏乱差，商铺招牌五花八门，垃圾堆放混乱，下水道经常堵塞，街巷地面满是油污，行人滑倒的情况屡见不鲜。

环境不佳，管理不到位，顾客不愿意来，卤粉店的生意自然也

不怎么样。刚开始，郭天金的店铺只有二十四平方米，烧的还是煤球，没有油烟净化器，一天到晚店面灰头土脸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

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怎么办？关键时候，社区出面了。

“能不能社区引领、商家参与，成立青石井巷商家‘自治联盟’，实行商家‘自治’？”走马楼社区公共服务中心里，一位社区负责人提议。

社区把想法跟二十多名商铺经营者一说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赞成。每月召开一次商家“自治会议”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发表意见，只要有利于青石井巷的，社区一一采纳。

每月开展前五包评比会，评五好门店、网红门店等，既鼓励了商家，也招揽了顾客。

反复宣传垃圾分类，厨余垃圾定时定点统一收集和清运，每天清理下水道油污，每周五清洗青石井巷街面。

统一制作花箱、灯笼、椅子、遮阳伞，规范修建绿化带……

环境好了，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，顾客对青石井巷的评价也越来越高。郭天金由开始的一个门面发展到三个门面，排队吃粉的队伍越来越长。

走马楼社区党委书记丁娟告诉我，他们社区虽然面积不大，但这里所处的五一商圈中心地带，是长沙城市主轴线，也是“城市会客厅”。他们加强党建引领，实行楼长制，各级领导担任楼长，并将整个社区划分为六大网格，配备网格员力量。

青石井巷情况复杂，仅仅靠网格力量还不够。家住新世纪商贸城的戴友如大姐，退休后依然发挥余热，成为五一商圈志愿服务站的一名志愿者。

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去年“五一”的一个晚上，正在巡逻的她碰到一对来自江苏苏州的母女。看着她们背着大包，提着行李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戴友如跑上前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？原来她们是为找不到宾馆发愁。戴友如立即给社区内的宾馆挨个打电话，总算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。戴友如不仅带这对母女到了宾馆，还向她们介绍长沙的名胜古迹和网红打卡地，为她们规划旅游线路。

直到把母女俩安顿好，戴友如才离开。

让戴友如没想到的是，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温暖了这对母女的心。母亲是老师，女儿是新媒体从业者。回到苏州后，母亲逢人便说长沙的风景和温情，女儿制作了一系列关于长沙美景美食的短视频，发布到网络上，引来点赞频频。

凌霄社区、丰泉古井社区、走马楼社区……它们是城市的“细胞”，是城市治理的最小“单元格”，但只有每一个细胞都健康，城市才能焕发生命的活力。

烟火气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味道，是人们寻找的安全感与归属感，还是一种传承，一种繁华，一种安宁，是来自大地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夜色渐浓，数千个青石井巷、数百个走马楼社区亮起来了，星城长沙一片璀璨，变成了灯的海洋、光的世界。哦，我沉浸在这美妙的夜色与烟火中……

图①为长沙城市夜景。

彭福宗摄

图②为芙蓉区改造后的古巷。

饶海林摄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

江津，诗意之城

庞国翔

第一次到江津城，是四十多年前的事。那天，我在成渝线上的德感火车站下车，过长江轮渡，下了码头后就进入江津城的一条小街。这里有个机关，会议室里正在开钟云舫的研讨会。

我在会场外听了一会儿，感受到了热烈的研讨氛围。

早前，我就听说过清末江津秀才、“长联圣手”钟云舫的大名。他在江津妇孺皆知，坊间还流传着他的许多诗联故事。走过小巷，穿过长长的正街，就到了东门外公园。公园旁边有一排玻璃宣传橱窗，里面展示的全是用毛笔抄下的诗词作品，排版很美观，过往行人都放慢脚步站在橱窗前欣赏。上前询问我才知道，这是城里文化馆办的“诗窗会”。每月一期，在橱窗里展示市民投稿的优秀作品。

那时江津县城不大，只用四十来分钟就能逛完。长江由西而来，流成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形，县城就像“几”字中间的一点”。县城西、北、东三面临江水，只有南面才与陆地连接。所以，江津城又被称为“几江城”。

后来，我考到乡政府，负责文化工作，常去县城文化局办事。文化局旁边是一栋古风古韵的“江公享堂”，石刻门槛非常醒目。我曾进去逛过两趟。这是明代著名诗人、江津乡贤江渊的宅第。江渊写了许多诗，其中江津前后八景诗脍炙人口。

再以后，我调到县城城郊的一个街道工作，开始真正熟悉和亲近江津这座城。江津有着诗词文化富矿。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吊过江津龙门滩，写下气势恢宏的《过巴龙门》。司马光、黄庭坚、王十朋、范成大、冯时行、晁公遹以及杨慎、王士禛等诗人墨客写了许多关于江津的诗词作品。此外，胡小石、梁漱溟、吴宓、魏建功、唐圭璋等文化名人或寓居江津、或做客江津，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。

每天行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，我喜欢背诵吴芳吉的代表作《几水歌》：“几水真真好，津城处处娇。云山四面起，井屋一湾遥……”

这真是座充满诗意的小城。行车中打开收音机，你常能收听到“诗意江津”诗歌朗诵节目。周末漫步街头，常能观看到由机关、学校或街道主办的诗歌朗诵会。过节时，还有“端午诗会”“中秋诗会”“重阳诗会”等。更有趣的是，小城的人们敢想敢干，将中华诗词的元素融入当下时兴的广场舞，连续多年开展“中华诗词广场舞”比赛，每次全城都要热闹好些天。

有一天，我在江津下游青草碛渡口乘船时，偶然结识了一位乡下老先生，我对他“穷追不舍”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费了很大劲，跑了许多路，终于找到深藏于江津城老巷里的由曾国藩作序、江津进士李春甫所著诗集《日慎斋诗草》七卷；找到道光年间江津进士李岑所著《船山诗注》二十卷；找到钟云舫所著《振振堂诗稿》《振振堂联稿》共八卷。我将这些文献全部报送到文化部门。它们打开了我挖掘江津诗词文化富矿的大门，我从此爱上了文献收藏。

1992年江津撤县设市，后又撤市设区。市容不断提升，城区不断扩展，中华诗词的文化元素也融入城市的建设中。滨江路上，建起了悬挂“天下第一长联”《拟题江津县临江楼联》的“长联楼”，共一千六百一十二字，由钟云舫创作。我曾多次带朋友登楼赏联。

江津滨江路是重庆市十条最美滨江路之一。江津人在此建起起点为几江长江大桥终点为鼎山长江大桥、全长一点三公里的“滨江诗联长廊”。集雅亭、诗联碑林、廊架诗柱……在花岗石、廊架上镌刻江津历代诗联大家的诗联共二百三十首（副）。此外又在城区主干道鼎山大道上建起一点五公里长的“鼎山诗词大道”，采用青石、花岗石等石材，将名人描写江津的诗词和楹联作品三十五首（副）镌刻其上。

我们还漫步在小城的公园、小区、广场上，诗墙、诗栏、诗碑、诗楼、诗壁等随处可见。诗墙花影，以诗入景、诗景交融，诗亦是景，景即是诗。我们全身心地享受着诗的氛围、诗的意境，怡然、洒脱、畅快的思绪溢满心田。同行的朋友无不动情地说：江津，真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滨江小城。

江吟风雅颂，津唱赋比兴。江津，这座诗词之城，这座楹联之城，这座市级历史文化名城，正可谓诗意春风，吹拂市民心田。它将诗词文化的记忆根植于城市的肌理之中。诗意江津，愿你拥有更精彩的生命符号！



大地